

花紅花火

海飞 著

酒色浮华，枪炮玫瑰
乱世中的东浦往事
情仇纠缠的酒国恩怨

最瑰丽最壮怀的女性传奇

红旗出版社

海飞 著

紅 花 火

紅 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红花火 / 海飞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051-3319-8

I. ①花…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9470 号

书 名 花红花火
著 者 海 飞

出 品 人	高海浩	特约编审	顾金生
总 监 制	徐 澜	责任校对	赵晓思
责任编辑	陈 桔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南方中心)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
邮 编 310039 编 辑 部 0571-85310271
E-mail 672329804@qq.com 发 行 部 (北京)010-64036925
(杭州)0571-85311330

欢迎项目合作 项目电话 (北京)010-84026619
(杭州)0571-85310271

图文排版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2.25	彩 插 0.5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杭州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1-3319-8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印装有误·负责调换



酒神娘娘在上，掌柜花红愿率田记各位师傅，齐心协力，共度难关……一个传奇女子在民国年间的一跪，把整个冬天都就此跪暖。酒气氤氲，气象万千。

电视连续剧《花红花火》剧照（下同）



酒坊院子里。春天的一个午后。陈三炮和花红发自心底的笑意，十分细微的甜蜜在空气里荡漾。一个女汉子，一个真草莽，一场如火如荼的江南情事。



老子陈三炮，挎双枪，骑白马，劫富济贫。今天来和你们算一笔十年前的旧账……陈三炮突然在腊月驾临小镇，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来得不急不徐。先坐下来，温一壶老酒喝，然后看一对新人如何拜堂成亲，接着扛起新娘花红上了铜锣寨。留下一句话：新娘子充公，给老子当押寨夫人。

“嘎”的一声，酒国恩怨，就此开场。



酒发酵的声音，像远处海浪的拍击声一样，汹涌地在这个冬夜涌来。辛浦镇最负盛名的女酿酒师花红，本身就如同一坛醇酹的黄酒，酒气如虹，三步醉人。



明媚啊，你就嫁给沈家门吧，从此以后家门会像爱自己的命一样爱着你。保安团长沈家门死皮赖脸地牵着田明媚的手，开始了短暂的人间情爱。他果然像爱生命一样，为田明媚而浴血搏杀，完成了一个大义而无赖的男人有担当、爱女人、顶天亦立地的传奇形象。



南方的战争打响，硝烟之中整编为国军的沈家门率部和日军殊死作战。这些来自酒乡的汉子，在沈家门带领下，用血肉砌成了铜墙，用生命和热血捍卫国家尊严。

春秋烽烟中，此地男子有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气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某个春天，此地汉子发出嘶吼：挡我者死！



陈三炮在铜锣寨的大营里，想起了小镇上的花红。屋子空旷如陈三炮辽阔的心境，冬天就要来临了，光线从屋外涌进来，一壶酒让陈三炮慵懶成一团泥。香雪海站在一旁酸意翻滾，我知道你心里装的全是满当当的花红。陈三炮眯着眼笑了，她迟早是老子的女人！我绝不能让我的女人受委屈！



田明媚抱着一坛“唐宋红”，自己把自己嫁了。没有红披头也没有伴娘，没有鞭炮鸣也没有铙乐共响。她一步步走向即将成为自己男人的沈家门，心里怀着的是一个巨大的心愿：杀陈三炮以祭爹在天之灵！

田明媚一抬头，麻雀从天空划过，天蓝得像深不见底的湖泊。阳光明媚，仇深似海。



花红的背影里，有太多摇晃着的酒乡往事。她依稀能记得，多年前的春天，她衣袖轻挽徜徉在她通往传奇的年里。

目 录

酒木勺舀起一个冬天	001
陈三炮掌心的红盘扣	010
酒坊钥匙打开酒世界	017
月光下的一张婚帖	023
酿酒的不适合穿旗袍	029
归来：马龙在酒坊	035
光棍潭边子弹在飞	043
铜锣寨里，风声鹤唳	051
女人们的离合因缘	057
上山有规矩，下山有道理	067
田记唐宋酒坊浴火记	077
辛浦镇的善元泰酒铺	084
沈万顺要照顾田家子孙	092

黑漆大门上的重锁	101
两个男人的较量	125
重砌的炉灶	137
新嫁娘：抱着酒坛送上门	145
书生从戎	162
野马驯成了家马	174
一场无端的战事	193
沈家门出征	209
马龙投奔铜锣寨	222
血色染红花雕酒	226
傻姑的幸福时光	232
酒雾弥漫的往事	244
切磋酿酒的手艺	252

香雪海的泪与疼	262
魔鬼和菩萨装在同一个身体	273
麻老六像虾一样弯下腰	278
长命锁与纸灰烧在一起	286
麻老六反水铜锣寨	297
沈家的酒与血与火	304
刀枪之命的女人不止她一个	324
为脚下的土地而战	332
血染的花名册	343
尾声	351

酒木勺舀起一个冬天

花红嫁人那天，大雪突然笼罩了辛浦镇。

海半仙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张老旧的竹椅上，听到了雪阵由远而近的声音。一会儿大雪像潮水一样涌来，纷纷扬扬地罩住了海半仙。他咳嗽了一声，在这个冬天的薄暮时分，他突然觉得整个小镇变得如此空旷与辽远，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得心应手地翻了一下白眼，透过黑色深重的墨镜，隐约可以见到一艘大红婚船，远远地从河道那边驶来，像一座移动的亭子。

海半仙叹了一口气，他伸出指甲长长的手指头开始掐算起来，那些雪朵无声地飘落在他的掌心，让他的手掌有了一阵紧接一阵的凉。一会儿他的头发和脸上都落了好多雪，就在这时候他算到了花七斤家的闺女今天一定是出阁了。海半仙冷笑一声，摇头晃脑地吼了一声，刀枪之命，刀枪之命……然后他猛地摇了摇手中那只被摸得锃亮的小铜铃。

这一个普通的落雪天，所有的一切，都在如火如荼地发生……

迎亲的婚船到达河埠头的时候，镇上最有名的的女酿酒师花红还在徐记酒坊里干活，她带着一批工人在竹簟上摊饭，并且向一名新来的酒头作最后的交接。徐老爷披着狗皮大衣坐在冬天的一张藤椅上打盹，他的身边架着暖暖的火炉。徐老爷中午喝了一点儿黄酒，吃了一

点儿狗肉，然后他的整个下午就都是昏昏沉沉的。花红看了一眼像一件旧家具一样臃肿陈旧的徐老爷，麻利地把手中的勺子扔了出去。木勺子呼啸着穿过了冬天，稳稳地落在水桶里，溅起一片白亮的水花。

徐记酒坊留给花红的记忆就是这片白亮的水花。然后花红走上了回家的路，养父花七斤拖着病体在赌馆里泡了七天，终于把她输给了田家大少爷田树根。那天清晨花七斤从赌馆账房手里接过账本，他欠下了田树根一百个大洋，说好了把花红抵给田树根。田树根打了一个哈欠，他白嫩的手接过一碗参汤，喝了一口以后又猛地喷出来。真苦，田树根恶狠狠地说，然后他拿起笔在账本上划掉了一串数字，站起身来就往赌馆外面刚刚亮堂起来的清晨走去。一边走一边留下一个尖细的声音，三天以后过门。

那天花七斤望着田树根喷出来如薄雾般久久不散的参汤笑了，他用手捂住嘴，剧烈的咳嗽声又响起来。当他摊开自己的手时，发现了手心里腥红如梅花的鲜血。

花红走在那条回家的石板路上，路的一边是店铺，一边是一条狭长如裤带一般的穿镇而过的河。河面上冒着氤氲的水气，花红的身影就倒映在河里飘忽着，像是王家班的戏子在舞动着水袖。花红走过海半仙身边的时候，有气无力的海半仙突然摇了一下手中那只磨得油光锃亮的小铜铃。花红扭头看了海半仙一眼，海半仙戴着一副深不见底的墨镜，脸上挤出一个狡黠的笑容。看上去他的瓜皮帽已经很陈旧了，像一只被啃过的地瓜一样不成模样。他哑哑的笑声响了起来，然后出奇不意地出手，竟然稳稳地捉住了花红的一只手。

刀枪之命啊，花家丫头，你的命比铁还硬。海半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花红看到海半仙的清水鼻涕亮晶晶地挂了下来。她挣脱了海半仙的手说，海半仙，我要嫁人了。

花红走的时候，将一小坛酒放在了海半仙的身边。海半仙蜷缩在一把竹椅里，他身边“摸骨论相”的四字布幡在冬天的风中轻轻摇晃，

很像一位站立不稳的老人。花红越走越远，当她回头望望海半仙的时候，突然觉得海半仙很像是挂在徐老爷家堂前的一幅山水画。

花红踏进家门后开始烧热水。那只她用来洗澡的大酒缸里倒满了热水后，她把自己狠狠地洗了一回。花红一边洗一边对自己说，我要嫁人了，我要嫁人了！这个漫长的下午，花红很想在这温热的酒缸里好好地睡一觉。锣鼓的声音就在这时候挤进了门缝，花红起身穿衣，这时候她听到了病歪歪的养父花七斤在外间跟人追加彩礼。花七斤有气无力地说，再给五十块大洋。

田树才坐在花七斤对面，隔着油腻腻的小方桌，微笑着点了点头说，我给你一百大洋。

花家院子里的十八坛唐宋红酒已经挖了起来，黑黝黝的像风干的一堆巨大的番薯。那是花七斤在田记唐宋酒坊做酒时，亲手酿的唐宋红，顺便买了下来。花家在辛浦镇没有亲人，也不办嫁女酒，所以十八坛唐宋红当作花七斤给女儿的嫁妆。田树才的手轻轻挥了挥，立刻有一群田家的工人将十八坛唐宋红搬上了船。

田树才是田有粮老爷家的二少爷，他一直在省城杭州读书。他读了很多年的书却始终不肯回辛浦镇，所以辛浦人以为读书是一件永远也读不到头的事体。田树才是替哥哥田树根来接新娘子的，因为田树根在这个黄道吉日消失了，田家差人找遍了辛浦镇上的几家赌馆都没有田树根的影子。没有人知道田树根和人在一条船上赌，这条船已经驶离了辛浦，驶向郊外的湖叵丛中。这条赌船上有酒有菜有床有女人，有赌馆里应该有的一切。

田树才将一百大洋胡乱地扔在了桌子上。花七斤在认真地清点着大洋的时候，门帘一掀，一身大红新嫁衣的花红从里屋走了出来。花红并不认识田树根，她以为坐在小方桌边唇红齿白的田树才就是田树